

2000多万投进去了 “金陵第一农庄”却被紧急叫停

当地政府和投资方都委屈,矛盾的根源是项目用地与国家的土地政策相抵触



楼房基础被强拆后留下的废墟

“金陵第一农庄”遭强拆

22日上午,记者来到漆桥镇龙墩水库旁的金陵第一农庄项目工地,只见偌大的工地冷冷清清,工地内10栋二层小楼主体已经完工,周围脚手架尚未拆除。在这10栋楼前方三处已经打好的地基上,堆积了大量的碎混凝土,露出地面的钢筋大部分被折弯。一名工人告诉记者:“这是16日那天政府的人强拆的,这三处基础本来是准备建6栋楼的,已经出地面好几米了,这下全部推倒了,太可惜了!”

据该项目一名邱姓工程师介绍,10月16日,高淳县有关部门出动了十几个人,来到工地,将这6栋在建的楼推倒,直接间接损失达四五十万元。与此同时,整个项目被勒令停工,大多数工人因此离开,现在工地上只剩几个工人留守。工人们告诉记者,执法人员不但将6栋在建的楼推倒,还将他们暂住的工棚也推倒了。

强拆建筑属于违法建设

这个项目为什么会遭到强拆呢?昨天中午,记者来到了漆桥镇政府,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,10月16日当天,高淳县一名副县长带队,县公安、市容、国土及漆桥镇政府各部门人员来到该工地,将工地在建的几栋楼的基础进行了强拆,之所以强拆,是因为这几栋建筑

属于违法建设。在强拆之前,漆桥镇政府及镇国土所向项目建设方发出了通知书,要求其停工,但建设方置之不理,因此政府部门只好“用强”。

这名负责人表示,金陵第一农庄项目占地216亩,是2006年漆桥镇政府的招商引资项目,但在这216亩土地中,国土部门已经明令其中65亩土地在保护范围内,不得进行建设,如果有在建的建筑,一律停工。因此,有关部门进行强拆,是严格遵守了国家的土地政策。这名负责人强调,目前国家对于违法违规用地查处很严格,强拆违法建设是一个硬杠杠。

此外,这名负责人还说,到目前为止,金陵第一农庄项目并未取得规划、国土等部门的审批,因此该项目的建设属非法建设。

强拆让投资方损失惨重

对于镇政府的说法,该项目的投资方——南京河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表达了不同看法。

该公司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,金陵第一农庄项目总投资达6000万元,当年取得了高淳县发展与改革局的立项批复。根据该公司与漆桥镇政府的协议,项目用地为租用,由镇政府负责办理有关建设手续。随后,该公司又与漆桥镇政府签署了三份补充协议,将项目用地由租用改为征用,征地补偿费用分

三年付清。

这名负责人称,根据双方的协议,镇政府负责用地、规划等相关手续的办理工作,办理费用由河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负担,但到目前为止,规划、施工等审批手续都没有办下来,严格来讲,在相关手续未办理完的情况下,不能进场施工,但当时镇政府说可以边建设边办理手续,“2007年8月29日,镇政府出具给我们进场施工通知书,允许我们进场施工。”至今,河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已经开工两年了,“我们已经投入了2000余万元,目前镇政府以我们违法建设为由让我们停工,这个损失怎么办?”该负责人说,对于国家土地部门严控的土地范围,公司将遵守,但镇政府不能一拆了事,“当初镇政府招商引资时,许以种种优厚的条件,现在我们建设了两年了,出现了用地问题,在这一点上镇政府难辞其咎呀!我们当初是听了镇政府的,才进场施工的!我们已经投入了巨资,现在这个损失不能让我们公司独自承担吧?”

镇政府称已垫付巨额费用

对此,漆桥镇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,根据双方的约定,河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须于今年6月30日前付清征地费用的30%,今年下半年再付30%,这两笔费用有400多万。但实际上到目前为止,河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只付了

50万元的青苗费,另加18万元费用,这与合同约定的应付费用相距太远。

这名负责人还告诉记者,去年底,该项目建设方拖欠工人工资,“春节前,近两百名工人堵在我们镇政府门口,有的民工还采取堵高速公路的过激手段,要求拿到工资,我们曾多次联系河西公司,但对方不理,最后是我们镇政府垫付了70多万元的工人工资。”

另外,由于河西公司的征地费用迟迟不能到位,当地农民拿不到征地补偿款,“这个项目用地牵涉到3个自然村,11个村民小组的土地,经常有村民来到镇政府堵领导的办公室,目前我们镇政府已经代河西公司垫付了100多万元的征地费用。”该负责人说,漆桥镇政府多次找到河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,要求其按合同约定付相应款项,但对方一直拖着不给,“今年我们镇上一个领导曾找到他们公司所在的江心洲,在那里住了半个月,可一分钱也没有要到。”

政商僵局究竟该如何破解

对于镇政府的说法,河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连称委屈:“根据双方约定,镇政府要为我们办理相关手续,可目前我们除了见到一个立项批复,没有看到另外的审批手续,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怎么能放心付款?如果我们付了款,下一步手续仍然办不下来,那怎么办?”这名负责人说,并不是河西公司不愿付钱,实在是因为镇政府违反协议在先,所以他们不好付款,而且河西公司已经付出了100多万元,并非是68万元。

据记者了解,截至目前,金陵第一农庄项目并未通过规划部门的评审,环评、施工等手续更是无从谈起。

有关人士称,相关手续之

所以迟迟办不下来,就是因为该项目用地与国家的土地政策相抵触,“前几年国家对土地抓得松一些,而近两年用地审批越来越严,所以这个项目迟迟批不下来。”

漆桥镇政府负责人表示,要解决双方存在的问题,河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应该首先付清镇政府垫付的费用,并按照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,如数付清相关费用,在这个基础上,镇政府可以继续为该公司办理相关手续。“国家严禁建设的用地范围我们要遵守,在这个基础上,我们可以进行调整,这个是可以做的。”对于该项目在未办理相关手续下开工,这名负责人解释,前几年各地重视招商引资,不少地方都是边建设边办理手续,这是普遍现象。

这名负责人称,目前漆桥镇政府仍然欢迎河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建设这个项目,但如果该公司拿不出资金,无力继续该项目,镇政府将考虑收回该项目用地,进行二次招商。该负责人表示,漆桥镇政府非常希望继续与河西旅游发展公司进行协商,以尽早解决这个问题。

快报记者 顾元森 文/摄

违法建设的源头在违规批地!

这是一场政商利益博弈的口水战,在口水的你来我往中,我们不难看出问题的根源——有关人士称,相关手续之所以迟迟办不下来,就是因为该项目用地与国家的土地政策相抵触,“前几年国家对土地抓得松一些,而近两年用地审批越来越严,所以这个项目迟迟批不下来。”——一句话,违法违规批地惹的祸!

投资方是委屈的,镇政府也是有难处的。但早知今日,何必当初呢?既然是国家严禁建设的用地范围,当初投资方是如何拿到土地的?后来还能由租用改为征用?既然“严格讲来,在相关手续未办理完备的情况下,不能进场施工”,当时的镇政府为什么又说“可以边建设边办理手续”?

在“吃饭靠财政,建设靠土地”成为很多地方发展的既有模式的情况下,我们该如何抑制土地违法乱象呢?除了靠《土地管理法》,还要做哪些功课呢?这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。

猖狂小偷 偷车牌后留电话敲诈

快报讯(记者 顾元森)“真没见过这么猖狂的小偷,他偷了我的车牌,还打电话跟我要赎金!”昨天上午,家住长白街1号附近的倪先生既生气又无奈,不过他没有妥协,而是毅然报了警。

昨天上午8点多,倪先生来到家门口的路边,准备开走自己的面包车,却发现,面包车的前后车牌不见了,但车子的前挡风玻璃上多了一个“152”打头的手机号码。倪先生按电话号码打过去,接电话的是一名男子,男子称车牌在他手里,如果想要回车牌,必须付300元。倪先生断然拒绝,并挂断了电话。过了一会,对方主动打来电话说“付200元就可以拿回车牌”,并短信发来一个银行账号,倪先生仍是拒绝。对方仍不死心,又再次打来电话,这次“只要付100元就可以了”,倪先生还是不同意,对方只好悻悻地挂上了电话。

就在这时,倪先生发现,停在路边的另一辆车的车牌也不见了,“估计是前一天晚上小偷偷走的,小偷是想通过这种手段讹车主的钱!”倪先生立即报了警。

倪先生表示,“我宁愿自己费点时间到车管所补办车牌,也不能答应小偷的要求,要不然他们会更嚣张,会有更多的车主受害。”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此事。

(倪先生爆料奖20元)

仅十分钟! 持刀劫匪被生擒

快报讯(通讯员 袁宁 江景轩 记者 李彦)深夜,女子刚下公交车,迎面而来一持刀男子,割断挎包带子,将包抢走。22日晚10点55分,江宁东山派出所接警后迅速展开搜寻。当晚11点5分,距离受害人报警仅10分钟,劫匪在案发现场附近被擒获。

据受害人宋小姐回忆,她当晚乘坐101路公交车在东山街道区委站下车,后转进西苑巷,可没走出多远,迎面走来一名男子。男子身高1米65左右,小平头,戴着一副黑框眼镜,身穿黑色夹克。就在两人擦肩而过时,男子突然伸手拉扯宋小姐的黑挎包,宋小姐情急争夺。就在此时,男子腾出一只手,从背后抽出一把十几厘米长的尖刀,眨眼间割断宋小姐的挎包带子,强行拽走内装有现金、银行卡等物品的黑挎包。拽扯中,宋小姐被拖倒在地,眼睁睁看着男子朝黄泥塘方向跑远。

当晚10点55分,江宁东山派出所接到报警,立即通过电台向街面巡防警力通报。值班所长张远斌按照事先处突预案,指挥部署警力。一方面距离现场最近的民警先期赶往现场处置,另一方面巡逻车、警摩分三路向嫌疑人逃窜的方向进行包抄。

10点57分,巡警抵达现场,找到受害人宋小姐。

11点零3分,巡警在距离案发现场30米处发现一身穿白色衬衣、手拿黑色外套的可疑男子。其外形与宋小姐描述的极为相似(后经宋小姐指认,确系犯罪嫌疑人)。巡警从他腰间搜出了一把尖刀。

11点零5分,搜捕犬“阿伦”在西苑巷两侧找到了被嫌疑人分别遗弃的黑挎包及包内物品。

至此,从报警到抓获嫌疑人仅十分钟,一起持刀拦路抢劫案告破。据了解,年仅19岁的犯罪嫌疑人陈某来自福建安溪。目前,该案正在进一步处理当中。



记者现场调查时,工地上冷冷清清,只有机器孤零零地躺在那里